孟子四考

據劉歆移太常博士

爾雅同立學官蓋在

外書四篇本久散佚今經文存者亦往

述家如隋志之鄭康成劉熙注七錄之綦毋邃注唐

志之陸善經注張鎰音義宋志之丁公著音皆多湮

失惟趙邠卿注僅存宋人有偽託孫奭作正義者頗

舛陋章指並竄入正義中是此書之當考正者非一

端也海寧周君耕厓博學嗜古兼綜諸家於孟氏之

學致力尤邃著孟子四考一書首曰逸文考博采諸

書之不在七篇内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異本考剌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諸本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譌又裒集劉熙綦毋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劭衛嵩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洋章指篇敘蓋至是始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十九日大興朱珪題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生著書干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況荀況王充李覯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

信而豈然哉翼孟評孟尊孟刺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畧於徵事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四十三年至齊後反魯居鄒慎靚王元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既畔孟子去之宋之滕而歸老閻若璩謂孟子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又如

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懋竑謂通
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
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
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苦又不合於是以齊威王之
卒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
之立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
十年第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
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
襄王元年遂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既

從史記故於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為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茲出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出處時地其出處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為士無舍其父母之國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

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遊歷之次故必審齊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釋朱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子以近賢之說有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之一卽誠揭諸首

乾隆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撰

孟子四考敘

廣業七歲讀孟子麤曉字訓時塾本爲集注見有用趙氏說者心竊識之長治制義泛覽語類大全諸書始知章句肇自邠卿及讀其題辭又知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既而按討經史涉獵子流中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並考而錄之注家盛於宋後獨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鄭劉綦毋之注亦考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義言之則如爵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異甚多見於注疏可考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迄今五經通

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寧雜採緯書而終不一及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尙書序之闕而竹書世本史記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編俱削其季悅孔子者七十子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語之疎而石室圖古史以及嘉靖祀典闕里志未聞與列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陸嘉材翼孟力辨蒼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韙其說路史發揮舜冢辨亦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作更有與閻百詩論舜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錐指得其詳葵邱板築之鑿言正楊擧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次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兪廷椿之解環攻無論也然

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無甚害可概闕如惟紀年上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目一誤則無所不誤雖欲蓄疑焉不得於是覃思竭慮復作出處時地考合前爲四遂名孟子四考嗟乎幼童而守一藝艾齒而後能言行自傷巳溝愚僻處無所取裁其是否正未敢知也每考之首各爲序意茲特記其緣起云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六月朔日海寧周廣業書於蓺照書屋

孟子四考目錄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邠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祇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劉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尙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裒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别尤難不揣譾陋詳加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竆

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闕奕游晁儒者尚能稱誦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孟子逸文考

海寧周廣業述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 荀子性惡篇下同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脫喪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此句兩見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亦引之見姚鉉唐文粹

孟子三見宣王 張存中孟子集注通證陳士元孟子雜記俱作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衍泰三遷志佚文作弟子問曰何爲不言誤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大畧篇

雜記荀子前載子思子二條孔叢子一條皆思孟荅問語案孟子師事子思先儒雖有是說稽其年代恐不相及且內篇述魯繆公費惠公尊禮子思事孟子於二君俱稱謚而繆公之上并係以昔者則非並世可知使果師事子思

七篇中不應絕無問答之辭又不當亟稱其字曰子思也外書眞贗誠不可知至淵源授受尤不容誣朱彝尊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方之珉孟子集語受業解載孔叢最四條又以說苑建本篇子思語妄加謂孟子三字大抵集語皆以意增飾難盡據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經義考去此三句而改怠爲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雜記去夫道二以下八句】

【○韓詩外傳下同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引孟子譏之韓所稱高子蓋卽此人】

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經義考雞上有求字】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

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雜記脫此三字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

亦時矣經義考去淳于髡荅詞而分電雷吞舟夫藝爲三節又以吞舟夫藝列其於心前電雷列高子後程大中四書逸箋割電雷節置高子後並誤今從原文雜記曰此蓋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馬驌繹史連下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四句此恐是韓氏語非孟文也繹史又曰此即名實章而紀載不同○六馬秦制見史記始皇紀然晏子春秋已屢言六馬更有重駕者晏子以爲駕八固非制重之滋甚也家語六馬之乖離呂氏春秋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列子有二十四窮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博亦曰天子駕六蓋周末強國僭踰者所爲至秦遂定制耳太平御覽載琴書師涓鼓琴感巴馬噓天仰秣御作四大周正樂六國時瓠巴工琴魚躍潛藻而聽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其下云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又云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此蓋摘外書性善之文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修身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其在外書歟集語此上妄加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子墊侍側孟子喟然而嘆云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劉向說苑下同○雜記連下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八句考說苑此節甚長不盡似孟子語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王應麟玉海藝文漢藝文志考證及雜記並知上有皆字莫上有而字糞田莫糞說作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王志堅表異錄作欲止淫也經義考併上條爲一節去何謂糞其心四句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有何謂糞心二句太平御覽引孟子全錄此文則不當刪○吳萊孟子弟子列傳序曰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解中語

雜記又載說苑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案說苑無此文鍾惺孟子翼考載之姑附於此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又漢書伍被傳荀悅漢紀若並作如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漢書俱連下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三句釋史及李鍇尙史因之玩文氣非皆孟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袁宏後漢紀鄧惲諸也後漢書鄧惲傳上句君下有之字而無二也字案惲光武初人其稱孟軻云云當係原文李賢注牽合對齊宣王章不爲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等語鑿矣困學紀聞據之云與今孟子語有異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下

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但寬鹽鐵論下同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困學紀聞引無窮飢二句今依雜記錄之雜記此條上有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蓋本之學齋佔畢案董斯張吹景集云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並作孔子曰繩祖所據殊誤今考此二句與下堯舜之道三句俱見執務篇河廣二句作孔子王應麟詩考河廣篇引鹽鐵論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史繩祖學齋佔畢引之曰今不見此文雜記曰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斂異何也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王充論衡本性篇○案性善之篇即趙岐所謂外書劉昌詩謂新稱謝氏尚存此一篇然同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等書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亦未必然也玉海藝文引止此漢藝文志考證連下謂人之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斂

縱悖亂不害日以生矣亦作孟子恐非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鄭氏禮記坊記注雜記誤作孔子閒居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　鄭氏周禮大行人注案此左傳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鄭司農注周禮小行人引春秋傳曰諸侯有王王是也後鄭引孟子必自有據賈公彥正義云引之謂朝王之事也不言今無此文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盧學士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案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意與此同誘有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玉海藝文引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注云高誘正章句是誘所正即程本也程於明帝建初三年舉孝廉所有章句必足本也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案雜記止載此二句

其下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疑出應氏不錄然圖景失形顏氏家訓稱是孟子則亦孟文也下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則鄒陽書有之爲孟與否不可知矣

堯舜二句劉知幾史通疑古等篇引

天子圓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見公羊傳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其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案公羊疏不著撰人其稱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穀梁疏云此說徐邈何休並同毛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說別者詩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爲說然則孟子此文士勛初未之見矣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案後漢書戴良傳注引帝王紀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牟子理或論禹生背老而聖喆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皆不言出孟然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蜀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太平御覽引任豫益州記作石紐林水經注作石紐鄉○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陳耀文經典稽疑曰此當在舜生諸馮下而今無之知書之遺逸者多矣可勝嘆哉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抱朴子外篇

孟軻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河清頌序見宋書臨川王傳經義考是作猶〕

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經義考作平〕患

禍所遷正當仁義為本〔梁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見梁釋僧祐宏明集下同〕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唐釋道宣廣宏明集釋道安二教論引作不若〕人之所不知〔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

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孟軻敦素史魚秉直義當如素履之考七篇無其說李瀚蒙求則以孟軻養素對揚雄草玄徐子光注引養浩然之氣證之與素字無干此必出於外書也

孟子曰千載〔釋史作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拾遺記後附此語故集語謂出蕭綺拾遺記錄經義考同案隋志拾遺錄二卷為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疑有誤〕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

孟子曰圖影失形顏氏家訓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之影並作景案下文云此字當為光景之景世改從葛洪字苑加彡非也則知北齊時本已作影沈揆顏氏家訓考證云未詳或恐是外書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晝新論隨時篇案書晝字孔昭北齊書北史俱有傳此文與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正合蓋別有據也夫惠王以土地之故不惜糜爛其民復殉以子弟眞所謂以養人害人者孟子曉以太王之事其中病乃甚於滕文也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李賢後漢書注下同案章懷注兩引此語而微不同注朱祐等傳論光武存矯枉之志注云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正字一本作直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云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經義考乃載正枉者必過其直句而自注出黨錮傳又衍一者字誤也此與下條毛奇齡四書賸言引之

孟子曰矯枉過直案此語亦兩引張晧等傳贊二子過正注孟子云矯枉過正又王符仲長統等傳論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言正曲過於其直雜記經義考四書賸言俱單載矯枉過直句而注云出仲長統昌言考昌言全書已亡惟本傳載其理亂篇曰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初無引孟明文則謂出昌言者亦誤也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眉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此出趙氏章指吹景集釋史經義考俱載入逸文又以阿意爲阿諛三遷志作曲意並誤

孟子曰嚬蹙而言李善文選注下同此語三引靈光殿賦江賦弔魏武文并引注云嚬蹙謂人嚬眉蹙頞憂貌也今匡章章有頻顣字異趙氏亦無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此語三引別賦及曹子建謝靈運詩

孟子曰使自求之文賦注一。孫侍御頤谷曰此疑是使自得之之異文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張景陽七命注又琴賦注引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二條今見趙注疑選注誤引然明成化年希古張伯顏重刊元人本及汲古閣本並同惟萬卷堂重刊六臣本琴賦注作善曰離子離朱也下接淮南子離朱之明云云無孟子而七命注亦無同異則非誤也餘所引諸本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繹史作間有命世者答蘇武書注案裴駰史記集解自序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索隱引孟子云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有名世者

下句同今文上句同
選注而多一生字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繹史引文選注案是注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汲古萬卷二本俱作荀子檢荀子唯修身篇云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與此文異後見嘉靖吳郡袁氏重刻丁覲六臣注本作孟子知馬氏據此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見嘉靖刊本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太平御覽作惠公集語改爲孟子自齊來弔於滕謬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

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欲少留而據御覽作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歐陽詢藝文類聚案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爲梁○鮑彪戰國策牛目注云駕車用牛其雪深至牛目案葛洪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不調則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國策下文云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行則鮑說是也韓鄂歲華紀麗雪部以浸牛目對渡龍沙注引孟云云册府元龜改作牛月非是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史記索隱下同案此似節錄高士傳之文然皇甫士安之書有目其親小司馬豈或誤引其下又引烈士傳云字子終然則士安作傳實本孟子也互詳異本

孟軻謂之寄君　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雜記曰今七篇無寄君語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集解引鄭元曰楚人張守節正義引家語曰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曰堅白之談也案七篇無趙人之說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考平原君傳龍與鄒衍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一人困學紀聞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弟子謂惠子楊墨濡秉四秉謂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即孔子弟子乃字子秉秉而與鄒衍同時為堅白之談者也注家混而為一朱竹垞跋聖賢羣輔錄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是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孔穎達詩豳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敘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

正趙緝續婦女同巷相從夜續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正義以爲時王之制此時王謂周王也或謂何休時時王者誤二書雖不明引孟子然沈約固言班氏采孟子書序食貨何氏文又與漢志小異合之穎達冬至之後云云安知不皆出於孟子而稱引各隨所取耶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宋白等文苑英華論入牛希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此據道藏足本經義考依嘉靖刊本故止載上一句其所採意林六條考其文異者幸出趙氏章句不足言逸惟此條近之姑錄於此釋史採意林八條○藏本意林鈔白知不足齋有拙校附注本友人王踈雨朝梧嘗用以校〻珍云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注下同○案上句漢書律歷志注引孟康曰無一字

齊有曼邱不擇邱字注複姓四十四經義考云今無其文鄭樵通志氏族畧擇作懌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摭言此與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同意據漢書則揚雄之言也晉書袁宏三國名臣頌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蘇渙小敘云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言今七篇亦無有道無時明言不廢語知皆外書也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廷兼明書釋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下同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改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御覽蓋從舊類家錄

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從在市則軻知市

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案文選注引列女傳孟軻母者鄒孟子之母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閒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游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今據御覽出孟子則知列女所云本此矣列女載孟母事數條今不錄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繫傳通論○案此疑是性善篇之文楚金在南唐猶及見故引之文子作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孟子曰國無小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僭僞部政治小序曹允昌冊府元龜獨制同案左傳僖二十二年臧文仲襄三年鄭子皮哀二年趙孟皆有此言而此獨稱孟子必自有據或因趙孟字致誤歟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冊府元龜環衞部志節小序獨制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曰忠者臣子之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朱子集注載外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何孟春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云云與集注正同雜記引之仁義下俱少一也字集注纂箋曰禮記祭義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廣業案玉海朝貢門載淳化四年始賜高麗板本九經祥符九年又賜九經及諸子嘉祐八年英宗卽位以九經及正義孟子賜夏國則外國不應有別本

雜記載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云見儁苑珠璣集語引孟子翼考亦載之考此與宏明集所載牟子理惑論止數字異非孟文也又正義釋弈秋案傳記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考此係劉書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字而以爲孟子可乎凡此影響依附皆宜亟削任正義尤不當妄引許批校意林附注中○四書逸箋謂江海條及前或問

爲學之道條俱出韓詩外傳又引列女傳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謂此三則經義考失引他若蠶麻以時諸侯有王之類語皆直淺不似內篇繫不闌入據其言則直以江海稱身等爲七篇之文而所謂韓詩者竟不知所據何本

可畧也

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又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且漢志孟子十一篇在儒家而陰陽家復有孟子一篇疑七曜在陰陽篇中也墜緒茫茫無由尋討矣至列女傳擁楹之嘆

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諸條〔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蓋由此傳訛〕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碎不足述近有姚士粦等所傳

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則顯屬僞託也

史記列傳孟子七篇漢志依劉歆七略作十一篇無內外之說〔正義云時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九種今無可考〕趙岐始名七篇爲內篇以四篇爲外書案漢志內外名篇者惟雜家淮南爲然內論道外雜說也今莊子之分內外蘇子瞻謂出於世俗非其本意以之儗孟均屬不倫及觀風俗通稱中外十一篇乃得其解漢書儒林傳成帝求尙書古文得張霸百兩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藝文

志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御覽載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又魏志注引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然則天子所藏書皆謂之中學官及民間所有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七略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也劉向校晏子稱有中書太史書臣向書向所有者參書長社尉杜參向與同校中祕書凡中外三十篇定爲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時七篇

早入大内故曰中亦言内猶今稱中祕書爲内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祕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劉作注俱以中書爲定也又案劉向傳成帝好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注亦云言中者以別於外因知後漢書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中文亦謂中書也隋經籍志兩京亂後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此中經亦謂中書也晉書荀勗

傳武帝時勗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卽中經簿也又云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祕書經籍志又云漢哀帝時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使劉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棨劉向楊雄校書亦俱在天祿故唐六典謂向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而漢官名有帶中書者蓋亦昉此明乎中書之義則知孟子之內篇矣外書篇目陳仁錫孟子考異序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蓋依元刻玉海藝文句讀也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見經義考孫奕示兒編云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時人以性善辯文爲一句

說孝經爲政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辯辨正政通用廣業案孟子時言性如告子等已數家不容無辨文則說之足矣何待辨乎劉孫說是

五經論孟董而習之推詳古本必曰易與孟子以二書皆不經秦焰也然易自鄭王之後經傳混淆紫陽加意釐定復為明初大全所汨彖象文言遂與本義齟齬孟子七篇雖得邠卿章句而久溷于流非有名家師授傳述訛舛安見其古本哉廣業既輯孟子逸文見各書徵引字句往往不同說者謂所見本異而集注亦有古本今本及外國本則異本又不可不究詳也考是書最古者漢河間獻王本史稱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眞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之屬是也東漢有祕閣本黃香詣東觀章帝賜以孟子淮南各一通其民間行本則子長所謂世多

有其書者然如惠王攻趙已與今文不同於時韓詩毛傳載軏盈篇說苑法言引非一簡荀卿董子逞彈駁於前子思孔叢滋緣飾於後不旣隱暧而紛綸乎他若孟堅採志食貨仲任摘著論衡以及牟融馬融高誘應劭鄭康成許叔重之流趙氏所謂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也魏晉而降更難僂指聖證述子居爲字之義士緯識門人所記之書王劭稱業受子思傳元謂體擬論語袁瓌揭誨誘無倦之旨法琳發劇談垂美之論鈔自仲容錄由孝緒證經史者孔賈李顏原性道者韓李皮林此其尤著也計其爲本奚啻千百卽不至乖異要非盡雷同也夫漢晉世遠文滅拔飭亘難以

字體辨之𡆨為邠期為朞悅旁從𢗅心智下加日其出唐人鈔錄可知宋祥符五年孫奭等撰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見玉海藝文自是始有板本但宋槧今不易得因以汲古閣注疏本為主參考宋本石經條錄漢晉以來訖於唐宋凡有睽異悉著於篇而注疏本之與今集注本不同者亦列焉其有改竄太過援引外謬則附見各章之後庶為循誦之一助云作孟子異本考第二

孟子異本考

海寧周廣業述

趙氏題辭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正義云梁惠王篇二十三章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二十三章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十五章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六十一章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十八章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三十六章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八十四章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雜記則云今七篇二百六十章其字數梁惠王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五千一百四

十四滕文公五千四十五離婁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四千六百八十三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廣業案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疎於布算據正義各篇分計之字核之實止三萬四千八十五字視雜記且少一千三百二十五字視趙亦少六百字而當時歐陽永叔鄭耕老所說並與趙同即正義亦自謂總計適符則必有一誤者矣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賸字得無有後人所羼者乎至章之少一則以趙分孟子

自范之齊節爲一章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爲一章而今合爲一章故也后經孟子致爲臣而歸章不跳行連上燕人畔章彭更問曰接籌與鑽穴隙之類也下均是筆誤

梁惠王章句上

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賈公彦周禮正義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鹽鐵論。晉書王導上書元帝引此同惟君下有者字

附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案此上與孟子列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皆是約舉孟文楊升菴嘗譏其拙今觀征爭二字爲義迥別趙岐曰征取也鄭氏周禮注云政守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矣是漢本作征也又舊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此又襲史

記之文理郎治也避高宗諱凡此皆不足爲異本姑附見之後倣此

於牣魚躍丁公著手音與張鎰音義並見孫奭音義後同。案吳搢玉別雅牣卽牣字引史記殷本紀充牣宮室于虛賦充牣其中爲證

而民勸樂之孫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庶民子來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是杜預所見本作勸也

斧斤以時入鹽鐵論無山林二字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注正義同。案梁書張充與王儉書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知古本有有麻字者。沈約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句稱孟子爲外典文亦小異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孔穎達詩正義

百畝之田無失其時楊倞荀子注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漢書食貨志贊應劭注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音義亦

同黃公紹韻會殍或作莩通作莩及受𦥑說文受音嘌凡从孚者皆當作受今變爲孚轉寫誤耳非孚信之孚今經史承訛難遽改故兩存之○桑宋書律志序曰班氏采孟軻之意用序食貨考班志所言正經界及畫井受田之法賦稅樹畜之序制皆采孟子志而文不同王贊中乃明徵其辭而斂野莩字皆與今異蓋漢本如此陸宣公奏議曰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册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亦作犬彘

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 鹽鐵論○今作使民飢而死飢未及死飢而不救則餓且死矣告子篇飢餓不能出門戶四書邈箋曰韓子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寧一日飢毋一旬餘是餓甚於飢也故言餓殍不言飢殍

孟子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殕 楊雄太僕箴見古文苑鮑彪注殕方九反斃也

孟子作莩 塗有餓殍 後漢書注引趙岐曰餓死者曰莩莩與殍同皮表切

附意林虐政殺人何異刃耶。案意林所有孟子皆與今文異然實取內篇刪潤之非別有本釋史經義考以此及敬老愛幼等條八佚句竝附見其尢異者

顚比死者壹洒之宋本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同　深耕易耨孫音義耨奴豆切亦作𦔳

望之而不似人君呂氏春秋注　天油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而長也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霈然下雨徐堅初學記御覽同

挾太山以超北海孫音義超或作趦。案閻若璩四書釋地曰禹貢海岱惟青州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北有勃海孟子蓋取齊境內之地設譬也　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晉書段灼傳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云云善推其所有而已說苑　莅中國宋本考字書無之亦作莅　放辟邪移手音說詳後　是司民也手音。案司古伺字　則蓋反其本矣

毛晃增修禮部韻畧盍韻蓋字引孟爲證韻會合韻盍或
作盍亦引孟案史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爲檀弓子蓋慎
諸並以盍爲蓋金履詳集注考證上作蓋下作
盇注云蓋者蔽辭盍者責辭足利本却俱作盍

植之以

桑

宋高宗御書石經○案樹爲英宗濂諱故避之後植藝
五穀同○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東西廊壁中
紹興年所舉勒也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禮記中庸等篇
皆楷書孟子兼用行書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郎
此也孟子刻石在東廊南祗存第三四六七八九十五十
六十七十九二十一共十一片蓋原有二十二片而今亡
其半矣文多漫闕向就石摩得錄之繼從梁君鐶緬借搨
本與宋板本詳校大率相同但多避諱字耳○趙希弁讀
書附志云石刻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
所書人姓字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宣和五年帥席
貢暨運判彭慥入石計門冊晁公武石經考異云皇祐席
責宜附中刻竣新刊石置於學宮云爲蜀時刻六經於石
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耶其論
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顧爲類不可勝數蓋其時孟子尚
入子部故晁氏識席爲謬然亦可見紹興之前蜀中先有
石本矣開成石經舊無孟子近賈中丞漢復始補刻之至

方氏釋疑載徐鍇集記石經十九刻云蜀孟昶南唐昇元俱有孟子則殊可異矣高宗石經玉海云紹興十六年書孟子刻石立於太廟薛應旂浙江通志云石經孟子十四卷

附意林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案後漢書陳忠疏引是二十句與今本同知此為馬氏刪潤非異本也

御覽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後漢書注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曰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甚易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云云天下可運於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案此改竄之失其本真者晁氏客語引老吾老二句上加中庸仁者人也四句尤誤

又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緣木求魚此誤以齊宣為梁惠

梁惠王章句下

猶古之樂也石經古本　吾王好鼓樂金本。凡言古本及宋足利金注疏等本俱詳古注

羽毛之美文選注陳祥道禮書金本同。案禹貢荊州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蓋二字古通

父子不相顧文選注　今王頗鼓樂於此後漢書注。按劉攽刊誤云多一頗字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後漢書注附詩盧令篇正義孟子對梁惠王曰今王田獵云云同樂也此誤引

書傳有之詩靈臺篇正義　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袁宏後漢紀樂松語不言出孟。是考所列各書本皆連孟子曰今並省去以免煩。複其引孟文而

不明言所出者必注以別之。王楙野客叢書云後書楊
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
為大注引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
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字下脫一
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

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耶章懷不深考耳廣業案後書誤脫十字觀袁紀自明不待世說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曰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與楊子文同穀梁疏云毛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今考詩靈臺傳作諸侯四十里與孟子正同士勛以爲三十里或據別本歟民猶以爲小係孟子之言周禮正義引作宣王之言亦誤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選注芻蕘者往焉云云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又長短經芻作芻楊雄羽獵賦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廣韻芻側隅切說文刈草也俗作芻唐元度九經字樣芻象包裹束草形作芻誤莊履豐古音駢字續編云淳化帖作蒭蕘畢沅經典文字辨證云芻正蒭通芻俗

殺其麋者長短經則是四十里劉逵三都賦注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世說政事篇注則是以四十里爲陷阱白六帖案白帖節潤孟文與意林畧同姑錄數條備考

附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雜記云七篇無傷槐被誅事廣業案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罪焉楊賜之言蓋出此也其取獸有罪亦非與梁惠王言

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因仁者能以大事小曹植集求自試表不言出孟○案手音謂昆夷犬玟別名本此

文王事混夷后經宋本同趙注引詩混夷兌矣亦作混手音音昆○案讀倉混通作昆引孟爲證史記匈奴傳隴西有緄戎正義曰師古以爲卽混夷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引孟作昆毛奇齡毛詩寫官記昆始爲貫其後爲串爲昆夷之爲混夷爲緄夷此以昆而誤之者昆夷之爲串夷爲患夷此以貫而誤之者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劉昭續漢志補注不言出孟　守者守也左傳正義

吾君不游易正義下句亦作君　一遊一譽左傳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正義引

服虔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雖不言
出孟子愼當必不誤今本作豫趙注引左迷亦作范宣子
豫爲非也禮射義則謂謂胥讒孫音惟君所也后經
燕則謇與此義同義○案
后經文與今同此蓋徵詔角詔是也陳仁錫四書考異案
行字當屬脫漏云陸筠作訂○案
張參五經文字角作角蜀志魏延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
則作角亦可然此字以角爲正婁櫟班馬之字類宵韻招字
注引作祉招乃
避徵字嫌諱
附後漢書陳蕃諫獵疏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
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景公爲
之不行○案因學紀聞曰
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
管子內言戒篇桓公將東遊問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
至琅琊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
遊也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
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從樂而不反者謂
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
拜命曰寶法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修則
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
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
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
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
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不反謂
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
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
洪邁容齋三筆云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傳記所
載容有相犯者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
子春秋也廣業案晏後於管猶魯季文子述臧文仲之言
豈嫌相仍但不應前後事文適相符耳晏子春秋與孟子
小異朝儛作朝舞丁小疋杰曰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轉
鮒下引左思齊都賦轉鮒朝舞奇觀所說附作鮒儛亦作
舞說文無儛字儛乃舞之重文歷引國語莊子諸書證之
古潮汐之潮皆作朝趙注轉附朝儛皆山名又言朝水名
也集注考證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正用趙氏後說今當
從之其說甚辨考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縣注應劭曰
在朝水之陽續漢志作東朝陽左傳襄二十七年釋文云
朝如字一音直遙反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

南注引應說而云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是朝水北魏時尚存殆卽趙氏所謂朝水名者今也不然注以今爲晏于時友人命齊山思所謙謂此十句皆用韻文亦古與與上六句皆夏諺之辭其所謂今當是羿代夏政淫遊佚敢之日其民追述前王譏切時事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兩相形皆謂王者虞箴稱在帝夷羿可證以流連荒亡四字難解從而釋之其非同時人語益明此說極題盡景公方事遠遊而欲比於先王觀卽與好慢遊者不同晏子既善其問因言先王之制天子諸侯非巡守述職無越境遠涉之事春秋則循行郊野以補助爲事引夏諺前六句明遊豫之惠民後十句明非事之病民又詳言流連荒亡名義而云此皆先王徵所無然則遠遊卽非先王先王從無遠遊惟君所行箴勸已在言外景公之舍郊興發其有感於晏子之言者深矣晏子書解付後人將擠舊文殊難盡信王管子猶輔轉所尹注尙爲之解丁小疋以爲傳爲之訛理或然也要當以孟子爲正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北史同

哀此煢獨宋本孫音義作煢音瓊石經作煢○宋孔鮒小爾雅寡夫曰煢

乃裹餱糧云云行者有

裹囊也（宋本。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則知作裹糧者誤）

古公亶甫（古本注同附劉向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云云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惟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云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云云。案此誤以序宜為梁惠又合二章為一章韻會比其反也。寘韻比比各出比當也又及也引禮記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及孟子為證又比近也又卦名比輔也案說文二人為从反从為比無比字恐是韻會之譌）

所謂故國者臣非但見有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也（論衡。案此文今見趙注以蔡中郎得論衡亟教人勿廣推之趙未必見王氏書意出別本孟子趙遂取以入）異本

注也

眾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眞於法舊唐書崔元亮傳

野客叢書曰古人引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閒亦有害理處如范煜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闕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子云云眾人皆曰殺之云云此等語雖不無損益不甚害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袁盎曰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傲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禹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日之意未安也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詩正義

聞誅獨夫紂宏明集梁范縝答曹舍人未聞弒其君也選注足利本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後書劉元傳注石經諸本並同今塾本集注作見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戰國燕策○案史記燕世家據之索隱曰與孟子不同王應麟史記正誤遂謂出自史公引朱子云此傳聞勸齊伐燕之誤冤矣

湯一征自葛載初學記

鄒與魯閧廣韻案張鎰音義閧胡弄切鬬聲字从門許愼說文卷三門部訓云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凡門之屬皆从門都豆切其閧字注云鬬也从門其聲孟子曰鄒與魯閧卷十二別有門部其訓云鬬也从二戶象形凡門之屬皆从門則門門二字音部本是判然自顧野上玉篇門部始云今作門同至廣韻直云凡从門者今與門戶相類故於絳韻閧字注云說文閧也孟子鄒與魯閧俗作閧送韻閧字注云兵鬬也又下降切俗作閧韻會因之送韻閧鬬聲引孟尙從門從共絳韻閧字引說文鬬也本作閧从門共聲孟子鄒與魯閧今又通作閧又巷字注或作閧引楊子一閧之市證之斯盡失其眞矣蓋丁度等禮部韻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送絳二韻並從門至禮部

增韻始據說文正之謂孟子鄒與魯鬨當从門廣韻通作門者非是而又云據孟子楊子皆有兩音是以傳寫誤从門今場屋中用孟子楊子及經文假借字姑从鬨餘竝依令文則又鬭突今當依宋本作鬨爲是后經亦訛作鬨

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云云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毛詩緜傳正義曰此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但彼云大王居豳此言古公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竝云大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孔叢子及書傳畧說太平御覽竝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名者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

君不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亾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又吳越春秋云古公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王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亾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君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捐釜饑而歸古公居二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禮記哀公問注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又家語作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說苑作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文皆與孟子小異趙注交隣國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所說似狄與獯鬻為二種

附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大王去邠○索隱云孟子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攻趙與孟子不同

廣業案魏世家伐趙在惠王三十年又年表魏襄王三年伐趙據竹書紀年是惠王後元四年時孟子未至梁也但史公自言讀孟子至梁惠王則不應誤觀新論所記或據別本與互詳逸文

曰不孫音義否方久切亦作不音同君將爲來見也云云非人之所能也

吾不遇於魯侯天也風俗通

阻君孫音義

行或尼之郭璞爾雅注○邢昺正義曰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止或屔之手音云居字○案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屔尼注云上俗下正疑屔爲尼之訛

余之不遇魯侯後書注下孑亦作余

予之不遇魯侯云云安能使予不遇乎李翶集答皇甫湜書唐文粹乎作哉○案劉峻辨命論孟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

公孫丑章句上

管晏之功沈約注阮籍詠懷詩

或復善乎選注

曾西赦然說文赦章六切愁然

也韻會通作蹷曾西艴然不悅玉篇艴蒲没切說文曰色艴如也孟子云云又俗作艴案今本
說文及繫傳皆色旁弗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選注相與輔押之
手音押音甲輔土義與夾同雖有鎡錤賈思勰齊民要術其下注云上茲下基案此當是音讀俗
刻金旁誤雖有茲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長短經案漢
書樊噲等傳贊引語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禮記月令注作鎡錤周禮注作茲其說文欘字注斫也齊謂之鎡錤舊
唐書應太子傳贊正用此二字雞鳴犬吠相聞選注速於置郵洪适隸釋漢安
平相孫根碑靈帝光和四年立其字體與他碑不類斷爲漢人八分廣業案漢本孟子不可得見戴侗臆造徒足惑
人今以隸釋所載東漢一百八十九碑考之中用孟文者止此及柱尺直搆叔粟如火三句彼皆文異此獨以八分
書錄之以存古製隸釋又有靈帝中平元年所立司隸從事郭究碑中用書垂置郵句字體正同今本然則今之孟
子亦不盡俗書矣說詳卷末民悅而歸之選注猶解於倒懸也後書注

附鄭氏曲禮注曾子曰吾先
子之所畏誤以曾西爲曾子
李翺雜說曰曾西不忍爲管仲也
孟子又不肯爲曾西此亦誤會
呂氏春秋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困學紀聞引其文云
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日通乎德之境孟門大
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云云此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廣業案趙注置郵句云速於置郵傳書命也南軒孟子說
取之集注則云置驛也郵駟也驛馹似無甚分别禮部增
頒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閭師
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
文書所止處加令驛館引孟子爲證通志堂經解有元人
四書辨疑其論置郵謂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
置設立因歷引漢書中諸訓釋及毛說皆以爲未安置止
是置設郵乃傳舍驛郵也言德之流行遠於置設郵遞以
傳朝廷之命說與呂氏所引正合又後書郭泰傳郵置之
役注說文郵境上傳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爲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思拔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選注思以一豪挫於人宋本○案

班馬字類豪韻注史項羽紀秋豪不敢有所犯漢高帝紀秋豪無所敢取豪與毫同

吾不謚焉手音

謚音惴恐懼也

氣之師也孫音義

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後書注○案董子繁露引我善養句曰謂行必盡禮而心日善常以陽得生其意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然之氣注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烏是何言也葉夢得避暑錄話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頴吳元滿六書正義烏否也俗誤用惡○案孫音義惡音烏則孫本是作惡以岳本烏可巳也推之則此亦可作烏韓詩外傳及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惡信齊音

夫子既聖矣乎古本金本

得聖人之一體論衡

曰不同道

宋本無此四字石經有

可以巳則巳論衡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

仁者不爲也晉書刑法志王肅愼刑疏釋史引三國志注取作得無上者字

河海之於

潢潦魏了翁鶴山集○案夏小正潢潦生苹潢下處也左傳注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若仲尼者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後書注曹植學官頌作出乎類拔乎萃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稱韓引孟文如此按原碑作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

天作孽宋本下句同。案說文蠥从虫辥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孼庶子也从子辥聲皆魚列切廣韻蠥同說文又有孽字注云俗孽訓賤子亦引說文惟玉篇蠥或作孽韻會蠥本作蠥今作蠥通作孽引中庸必有妖孽書天作孽爲證孽本作孼今作孽引孟孤臣孽子爲證據此則宋本上既从屮下當从虫作分作孽是妖孽孽子二字漫無分別矣反不若依玉篇作孽爲得五經文字云孽隸省作孽此庶孽之孽經典亦通用爲妖孽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孫音義

古者關譏而不閑藝文類聚何禎集引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云云皆

悅而願爲其民矣 周禮注孫音義氓或作萌或作甿皆音盲 仰之如父母矣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云云如是則無敵於天下 周禮正義○自有句古宋本同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意林○御覽作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下內交音義亦作納交

充之矣 孫音義擴音霍○案魏校六書精蘊擴引弓滿也从弓从廣會意因之爲擴充孟子擴充三耑案說文从弓黃聲俗作擴

知皆擴而

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 魏志引先賢行狀李膺告鍾繇

無惻隱之心非仁也 抱朴子仁明篇又白帖同其上句云惻隱之心仁也

無辭遜之心 石經案此避濮王諱盡心下能遜千乘之國同

惻隱者仁之端 注遜

謂其身不能者是賊其身 皇甫湜夷伊清和論見文苑英華

矢人豈不仁於鋡人哉廣韻下句同押韻釋疑覃韻函鋡並收鋡下引孟却作函反諸身而已矣後書注

伯夷與鄉人處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上行之望望焉若將浼焉白帖是亦不屑就已宋本。案五經文字屑屑注上說文下經典相承

遺迭而不怨孫音義迭或作失皆音逸阨窮而不憫孫音義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劉向列女傳不言出孟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汝焉能浼我說文。案長箋云去哉字古今引書之常仍而不補以見古文異同亦以見語詞可有可無又以存作者筆削若必如今文而後可則古文面目終不可得而見即非述作之法

援而正之而止音義伯夷阨音義。案後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

附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此訛孟為孔又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尤所未聞

公孫丑章句下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勊者此天時不如地利晉書段灼陳時宜表全用孟文○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云簭人九曰簭環如孟子環而攻之之環為九簭之一又環人掌致師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廣業案韓非子飾邪篇初時者魏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搶歲星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據此亦言占筮天時之不足恃然觀段灼圜圍之字終嫌俞解為鑿

寡助之主音義

今以弔宋本案注疏本同埜本集注以作日今日以弔古足利本考文補遺訛作注有

負薪之憂選注見阮籍奏記蔣公負薪疲病下

君臣主欽石經下欽子欽王同。案此避翼祖諱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儀禮疏上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景子譏之云云

吾何慊也注後書

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周禮注又儀禮注上句與今本同

天下之達尊曰德爵年李覯答王載言書

威公之於管仲石經。案此避欽宗諱後同惟遺宋桓司馬於季桓子桓字但闕筆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韓愈上張僕射書方崧卿舉正從杭蜀苑本如此朱子考異云諸本皆作教閣本作命方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孟子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字本皆作教不知方氏何據也見東雅堂韓集考證引韓文公集

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集注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云云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云云行者必以費辭曰歸費云云故爲兵戒歸之備乎 論衡

附初學記兼金好金也誤注爲正文

靈蠢 方氏逸雅石經孟子靈蠢卽蝱蝿見楊桓六書統。案此亦見古音駢字其所稱石經當是蜀中所刻晁氏考異有二十七條惜未之見但說文蝱字重文有三其籒文从氏从䖵疑靈爲蝱之譌

於人心獨無恔乎 廣韻效韻恔快也出孟子。案今本止有恔字趙注快也必恔字之訛玉篇恔胡交切快也恔吉了切憭也又胡巧切黠也音義迥別禮部增韻笑韻恔下注引孟子而云廣韻作恔則傳訛久矣

吾聞之 石經宋本案注疏本同塾本集注之下有也字

附戰國齊策注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 石經○案此避廟諱通鑑亦然 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 論衡

古之為市也 石經宋本禮書引同白帖引作者 登壟斷而网市利 說文買字說云从网貝莫蟹切○趙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陸善經注今謂岡隴斷而高者丁公著龍則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今考說文龍本作壟蓋傳寫脫下半耳楊伯嵒九經補韻據孟子云龍音壟於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韻會云壟有作龍者亦引孟為證今言與隆聲近鑿矣列子作隴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為是也說文此句見買字注入貝部不入网部亦作网通作罔凡售人之物曰買從网從貝通志作買非則是干祿也 風俗通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 水經注 三宿而後出境 荀悅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是予所欲也 考文補遺載注疏本○案此字誤

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風俗通上句論衡同　婞婞然見於其面丁音。案說文婞很也从女幸聲韻會或作悻又恚貌引孟爲證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案趙注引論語云悻悻然小人哉則悻與悻婞字同說文長箋曰趙岐引作悻悻空引作悻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論衡選注　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三國志註引傅子亦見選注。案史記云孟子命世之才趙氏題辭云命世亞聖之大才李陵書亦言命世之才文選注命名也凡五見其間必有命世下據廣雅餘俱引趙岐然趙注却止云名世次聖之才索隱引亦作名御覽引姚信士緯云孟子夙時高世之英也　舍我而誰也論衡選注

滕文公章句上

成覸廣韻覸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覸。案此本之說文苦閑切平聲今作古莧切非　今滕國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周禮正義　若藥不瞑

眴音義云音同瞑眩厥疾無瘳周禮注魏了翁周禮折衷引之

齋疏之服宋本○案說文齋從衣齊聲漢書朱雲傳攝齋升堂韻會引此并趙注云即齊字僞疏去此注直作齊廣韻脂字韻齋齋綾經典通用齊又云齋與菜同干祿字書齋齋注上齋裳音若下齋戒側皆切則文與音義迴異不可混也

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金本吾佗日未嘗學問佗宋本下佗求同○案逢蒙章尹公之他左傳作尹公之佗是二字古通用九經字樣他說文作佗音拕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駝作他音拕

草尙之風必偃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注改上爲尙則知廖氏本作上矣石經諸本並作上唯六書故作尙詳政不足與闇也注

晝爾於苗音義云或作苗誤○案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艸茅之臣鄭注古文茅作苗則非誤

有常產者有常心石經下同○此避諱梁惠王上篇恒產恒心闕末筆

放僻邪移音義云諸本作移誤○案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知古字通借

是司民也張鎰云誤

商人七十而耡 說文耡字注又云耡借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甿○案周禮遂人注耡讀助謂起人民相佐助也說文以殷爲商乃宋本避諱非許氏元文石經作商人下商曰序同 殷人七十而莇 考工記注下莇同者莫善於莇

使民肸肸然 手音許乙切集注从目从兮五禮切或音匹莧切者非李文仲字鑑曰肹胡計切說文恨視也从目兮聲又引佩觿曰盻恨之盻爲盻兮其類非有如此者盻匹莧切顧視也从目从分集注考證氣出貌月有恨氣也 井地不鈞 古宋足利本○雜記云鈞與均同今本作均詩經正義引作均 是故暴君汙吏 考工記注 野九夫之田

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禮記王制公田藉而不稅正義引之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考工九原作大據禮記考文古本正嘉本並作九今從之記注 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周禮注 方里爲井 書正義

稛屨織席以爲食 張鎰音義 饔飧而治 金本 許子必織布然後

衣乎石經宋本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古本。案注疏本同足利及集注有其字

有小民之事石經宋本。案唐避太宗諱改民爲人今作小人沿唐本也　獸蹄鳥

迹石經注疏本同集注作跡　踚濟漯選注　淪濟漯手音云作漯者誤。案五經文字漯

漯注云他匝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爍漯之漯別以漯爲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同而

字義不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漯陰漢表及續漢志並作漯陰則不可謂誤　長幼有敘石經宋本

放動日手音云曰或作日誤案易大畜九三虞翻作日閑輿衛王弼作曰閑輿衛禮部增韻質韻日又

作曰引易及孟爲證然曰字上畫不滿與日異　正之直之石經。此避諱　吾聞用夏

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牟子理惑論　以夏變夷未聞變夷

於夏後書方術傳論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意林　未聞或之

先也宋本　師死而遂倍之手音此與前婞婞字並據經義考錄之坊記民猶偝死作偝

彊曾子 宋本。宏明集僧順釋三破論云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子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案此取孟子及史記弟子列傳之文敷衍之講堂說法禪語也

或相倍蓰 手音音師云從竹下從 或相什百 古本

或相什佰 禮部韻云言數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又佰下注今俗謂百錢為一佰或作伯非

徐子以告孟子曰夫夷子 宋本 狐貍食之 石經 蠅蝤姑嘬之 手音云蝤未詳所出或以蝤與蜣同謂蛣蜣也音由一說蝤蛄即螻蛄也 其顙有泚 考工記車人為耒庛長尺有寸注鄭司農曰庛讀為其顙有泚之泚案正義云俗人謂顙額之上有泚病故從之此誤解也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音義

滕文公章句下

枉尺直尋 隸釋議郎元賓碑 吾為之范氏馳驅 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

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　孟軻稱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徐偃曰枉尺直尋孟子風俗通。案荀悅漢紀

猶稱不可　終日不獲一焉選注

安居而天下息意林

則遑遑如也選注　粢盛不絜宋本。案五經文字絜音結从丰从刀麻一端也與潔異義韻會潔通絜詩孝子之絜白

不亦泰乎論衡　以其道選注

與葛伯爲鄰史記集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同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云云

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水經注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云云湯使亳民爲之耕云云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餥授者則殺之云云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云云爲疋夫疋婦報讎也藝文類聚。御覽皇王部引孟與此同惟天下聞之作四海之內又兵部引新序作湯居亳七十里與葛伯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云云有一童子以黍肉餉云云湯使亳衆爲之耕云云要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之書正義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選注。案趙注載始也一說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一國選注讀湯始征自葛爲句正用趙說路史注謂始南唐劉鶚誤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有攸不惟臣云云匪厥玄黃宋本又增韻下匪字同。案注疏本亦作惟埜本作爲趙注攸所也言君子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韻會篚說文車笭也本作匪引逸周書實玄黃於匪孟子匪厥玄黃爲證又云今文尚書作篚

我伐用張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我伐惟揚云云則取於凶殘左傳正義

引馬融書序云云今大誓無此文。趙氏謂此古尚書之大誓不與今同應潛齋文集乃譏孟子讀書經多訛謬不

卯今入全見五經正文是直以大航頭本爲正經誇於亞聖也

文選注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君子此誤以周爲般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後書陳元傳論泄柳閉門而不納後書注胎

肩諂笑鄭氏詩箋。文選張衡賦司後漢書張衡傳作歙漢書楊雄傳作翕

以待來年然後已如何宋本

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續漢志注引仲長統答問洚水警予廣韻驅

龍蛇而放之菹宋本誅紂討奄考文補遺云古本仲尼云德我

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北史魏崔亮傳不言出孟諸侯恣行漢書注應劭引亦見後書注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韓愈與孟簡書案宋本楊旁从才今从木

野有餓莩音義或作殍丁音孚此率禽獸而食人也古足利本能以

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見文苑英華○案法言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論衡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陲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揚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氾論訓云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槩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于於陵云云終居於陵後書列女傳於陵子終注引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而食之選注

陳仲子稛屨而食說文繫傳。案繫傳引經傳多異恐有誤如以禮記為論語之類正不足信

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水經注

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徐幹中論貴言篇

則有饋其兄生鶃者張鎰音義。案韻會鶃字注云集韻亦作鶃引孟與此同歐陽詢三十六法曰鶃之為鵞為鵝以其字難結體故互換為之亦借換也

已嚬顣曰白帖。案王弼注易復九三頻復云頻頻蹙之貌魏了翁易要義云頻如字本又作顰頻眉也鄭作顰馬云頻憂也又王注巽九三頻巽亦云頻顰蹙虞翻注云頻顣也據此則頻為蹙顣嚬為蹙眉微有異莊子作臏蹙

出而吐之論衡。案初學記引論衡作仲子恥負前言哇而出之與今本異風俗通曰孟子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咽井上苦李正作吐

附世說注引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貧乏糧

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鵞者仲子頻顣曰惡用此鶃鶃爲哉後母殺鵞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案今本高士傳與此小異仲子下無仲子終三字以易衣食下今本並無附白帖引此章誤以匡章爲公孫丑

離婁章句上

呭呭猶沓沓也 玉篇口部呭字注餘世切亦作哾。案哾字是唐上元間孫強所增以避太宗諱而改從世不應有此體也押韻釋疑曰呭亦作詍沓達合切合也說文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七經考文詩大雅板之篇無然泄泄古本註疏引釋文泄說文作呭六書正義引孟作詍詍者多言也

欲爲君則盡君道欲爲臣則盡臣道 選注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是由惡醉而強酒宋本。容齋四筆云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王由作用為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巳饑之也由巳溺之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並與猶通用案注疏本此尚作由集注塾本作猶見且由句則注疏亦作猶矣

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穀梁傳上有故曰不言出孟。案押韻釋疑寘韻知與智同經傳多借知作智新制補入智字下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宋本諸本同注疏本作則

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壙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敺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晉書段灼傳不言出孟川人字避唐諱

仁宅也義路也抱朴子

道在爾而求諸遠古本　事在易而求之難宋本注疏本同集注之作諸

夷齊避紂史正義。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大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皆幸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爲善養老也二

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云云其子曷往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案野客叢書曰淵明引孟子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

眊然白帖。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淸則眸子瞭心濁則眸子眊瞭者曰文瞭也亦與今孟文小異

莫良於牟子四書考異云陸筠作牟　眸子不能奄其惡宋本

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高誘淮南子注　天下溺則援之以道選注

繼之以忿云云父子相夷惡也皇侃論語疏

既食問有餘乎曰有云云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口體也 白帖

政不足與閒也 宋本。岳珂藝本無與字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草上之風必偃據趙注改上爲尚此多與字烏可已俗少也字今一刪一增而已案岳所據是廖本與集注謂閒字上當有與字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閒字上未嘗有與字蓋南宋傳寫之差耳注疏本有與字

烏可已也 岳珂本沿革例云俗本無也字今增案烏宋本注疏本並作惡

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 宋本 手之舞之也 金本

而瞽瞍厎豫 宋本下句同。案董衡唐書釋音厎柱之厎職雉切字鑑彰視切平也致也从厂氐聲與底字不同底音邸下也則今讀若抵者非

離婁章句下

桀卒於鳴條後書注○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注引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以舜為桀不可強解文王生於畢程史集解○相如傳文王改制叏周郅隆徐廣注郅豈字誤周書曰惟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宇宜為程乎案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匕呂覽具備篇武王窮於畢程矣程程宇異則畢程國名也王季所宅程邑王應麟詩地理攷謂即鮮原而周書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又有文王在程作程典程寤之文其即畢程與否不可知也路史國名記文王卒於畢程注云長安志引孟子今作畢郢生卒既殊程郢復異存之以資多識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世說注○案鹽鐵論文王生北夷若合符契後漢書注韓詩外傳然得志行乎中國云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曰子產脫輈濟人是惠而不知為政白帖○案家語孔子曰子產以所乘

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敎也說苑作景差事

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可謂惠而不知爲政太平御覽地部歲十月徒杠成爾雅注○正義云引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今本俱作十一月案咸淳臨安志載陳堯佐涵碧橋記中稱孟子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今注疏本趙注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度築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則知傳本有作十月者郭引不誤然宋本趙注却上作周十一月下作周十二月韻會引亦作十一月當是宋人改正十二月車梁成詩甫田正義引○古音駢字車梁如字注云輿梁詩甫田注引孟子考甫田如芡如梁毛傳但云梁車梁也穎達始引孟文證之莊氏誤爲注也又禮記仲尼燕居鄭注子產當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此則明以與梁爲車梁但亦未全引孟文故附存之

君視臣如手足云云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鑒戒篇

源泉混混諸本作源惟注疏本作源

禹惡旨酒而樂善言金樓子

附尚書大傳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引云據此則四事爲四時孟子之言出於古書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選注左傳正義　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後書班彪傳　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左傳集解序史通同宋永嘉陳武史官論引作其義一也見十先生與論　晉謂春秋爲乘史通雜說○案左傳正義引孟文證杜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據此則杜所加止其實二字然今本郝并無三謂字也正義又云昭二年晉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據周法每國有史當同名

春秋又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
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正義云魯之春秋等本孟子文名春
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爲陽之首秋爲陰之先故擧春秋以
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爲出軍之之注甸八百家出
長轂一乘故名乘春秋爲乘也云楚謂之檮杌者檮杌謂惡
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檮杌故謂春秋爲檮
杌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欲見春秋是記事爲四
方之志故也丁公著孟子手音又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
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與善也又
韻會檮字注云說文本作檮隸作檮檮杌楚史名徐引孟
子晉謂之乘乘者無所不載也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
記惡以爲戒張銑文選注檮杌乘皆春秋別名合諸說觀
之是魯晉楚之史論周法本皆名春秋晉楚自異其名惟
魯仍舊故孟予特詳述之三謂字當非後人意爲添設也
手音全書已亾以史逼所引合之則丁氏所引亦孟子本
文公羊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何休注以史記氏族
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是也至北史載許善心梁史
序傳云檮杌乘車擅一家之名以乘車爲書名似未安論
衡引此二句
與今本同

逢蒙學射於羿音義案注疏本作逢。禮部增韻逢入四江引顏氏刊謬正俗謂逢姓之逢與逢遇之逢安爲別字然今孟子傳爲作逢因而不改今亦收入以示傳疑押韻釋疑東韻逢薄紅切鍾韻逢符容切江韻逢皮江切蒞从夆隸釋直了逢盛碑陰跋云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袁云逢門了彎烏号蓺交志亦作逢門卯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文東漢有逢萌編古命氏逢孫爲趙王傳莊子羿逢蒙不能琊聊涯南于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史黿策傳羿名舌射不如雄㵎纂門注引七畧有纂門射法則劉裔叉借纂爲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楊子羿逢蒙分其巧后之言姓者始皆作逢后刻有漢故博士超傳逢府君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作逢魏元不碑有逢牧孔冑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子謂漢僑侗以纂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蜀鼓逢逢之逢爾廣業案孫氏音義逢丁張並薄江切從夆夆下江切而莊子逢蒙宇作逢則逢蒙之讀爲蜀鼓逢逢之逢久矣特从夆从夆在孟子巳傳本不同耳

射於尹公之他日古本見考文補遺

小人學

西施之蒙不潔 許慎淮南子注見道藏　西子蒙不絜 宋本韻會作潔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 宋書律志

由己溺之 宋本　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古本見考文補遺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曾參從七十二人致禍負芻見河東集從字新唐書陽城傳作徒與孟稍異

王使人瞷夫子 禮部韻略・注疏本作瞯考文曰古作瞯案瞷同瞯義或近瞯集注及字書所引並作瞯下章放此又滕文公下瞷孔子之亡音義云或作瞯同音勘

必饜酒肉而後反 選注　將見良人之所之 儀禮注○案賈公彥正義引孟子云吾將瞯良人之所之注云瞯視也彼瞯為視亦得為見故鄭此注為見也考今儀禮注及釋文並作瞯詩正義引鄭注又作瞯

吾將瞯良人之所之 宋本○案宋本無也字與漢唐本正同

萬章章句上

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卽吾不知矣書正義　孝子之心不若是

忿說文忿从心从介聲呼介切忽也徐鍇云字書無恝字孟子本作忿忿姚寬西溪叢語云說文用古字纂集成書引用忿字恐爲正也五音篇海恝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忿字訓異六書正義忿音鰥憂也變作忦俗作恝轉音激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呂氏春秋注附白帖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予於大舜見之矣此說合凱風章

思君正鬱陶書正義　鬱陶以思君禮記正義　鬱陶思君爾雅注

竄三苗於三危陸筠翼孟見經義考所載周必大序　封諸有鼻後漢書注案此見袁紹傳象放終受有鼻之封下又云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廟謂之鼻亭考此字諸書不同漢書昌邑王傳舜封象爲有鼻袁宏後漢紀東平王蒼疏君象有鼻魏志諸王傳象受爲虐至甚大舜猶侯之有鼻又注引劉表遺袁譚書象傳象有鼻之封應劭漢書宣帝紀注舜封象於有鼻之國帝王世紀舜弟象封爲有鼻水經注引王隱曰應陽縣東五里

有鼻墟象所封也此皆作鼻有作畀者漢書鄒陽傳昔者象之不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爲天子封之於有畀服虔曰音畀予之畀師古曰地名音鼻有作庳者荀悅漢紀宣帝神雀三年詔曰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史記集解引孟子作庳音鼻雜記曰庳鼻廟界古文通用顏師古曰有庳在零陵鼻亭是也國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鼻蓋別本孟子也

仁人之於其弟也後書注　而封納貢稅焉莊子釋文　故謜謜而來說文謜音魚怨切从言原聲徐語也○容齋隨筆曰許叔重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孟子謜謜而來濱淅而行禮部韻略因之入去聲願韻說文繫傳云謜謜愿也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韓非子忠孝篇不言出孟

天下大哉岌岌乎選注　放勳古本○音義及注疏作勛　不以辭害意也文心雕龍夸飾篇　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

意也左傳集解正義云出孟子文也○案宋明集載梁劉勰滅惑論云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曰意曰志與今作辭者異

夔夔齊慄宋本

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書正義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同上選注三引一與此同其二避作讓

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同上選注亦無故字又一引舜曰天也句

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選注又一作夫而後

太誓曰宋本

不不然也韻會○上不字今作否宋本亦然案禮部韻畧否字一在上聲旨韻補靡切贓否也一在上聲有韻俯九切不可也沈括補筆談云人語言中不字未嘗離口而字書謂讀作否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得謂之否可不然豈得謂之否然古人云否不然也豈可云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韻會沃韻不字注云否辭也慇引諸說稱有補沒甫勿甫九甫鳩四音而人皆以遁骨切呼之雖韻書不載而舉世同辭因言

孟子曰不不然也今人皆以兩音讀之然不見於注諸儒
雖皆言合有適骨一切及援溢公切韻爲據而諸韻未收
近惟蒙古韻畧於適字入聲收一不字於襟字之下音與
卜同今詳蒙古字巴吾適韝母轂韻幫賓適轂與骨同正
是述骨切今如其音增之據此則未本皆未嘗
作否矣論語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亦作不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陽史記夏本紀作陰集解云孟子作陽。案吳越春秋唐文粹陳鴻大統紀序亦作陽續漢志補注引作陰

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書正義

禹之相舜歷年茲多選注

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廣宏明集據楊玠史曰陶隱居年紀不言出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意林。案容齋續筆引意林作一介雜記作一衣今依藏本作芥趙注一介草不以與人是介本言草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鷄史記魯世家作芥服虔曰謂擣芥子播其鷄羽也則二字本通用皮日休鹿門隱書謝惟新合壁事類引並作一介元史耶

一律蹝傳蹝素屨潔一芥不取於人郡作芥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選注歸絜其身而已矣石經宋本後凡絜字同

孔子於衛主雍雎案國策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韓非子作雍鉏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云云是無命也云云將適宋遭桓司馬云云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云云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云云何以爲孔子乎說苑選注亦作吾聞之主司城正子石經。案此避英宗諱

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交則何以爲孔子也鹽鐵論

萬章章句下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云云若朝衣朝冠云云貪夫廉云云必由其道云云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云云彼安能浼我哉云云薄夫厚云云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云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上連言叔齊此單言夷又無伊尹與孟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韓詩外傳。書正義引伯夷四句同惟中作時

伯夷叔齊目不視云云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世說注

貪夫廉後書王暢傳又袁宏漢紀載華嶠語北史鄭述祖傳藝文類聚後書注同

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長短經

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宋本塹本如作若

夫子去齊滰淅而行說文滰其兩切浚乾漬米也陳翰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

伊尹聖人

之和者也左傳文十二年八愷注愷和也正義云言和於物也引孟云云孔子德如金

聲也後書注治條理也音義

公侯皆地方百里古本見考文補遺

樂正求牧中顏敢王慎長息漢書人表與孟獻子費惠公同列中上數人不見他書必孟子也六書正義求篆加衣別裘借姓孟獻子友求牧仲之後宋求萬頃割求連下可怪晉平公於亥

唐也宋金本。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無之字有則似為備宜取集注為正非王公尊賢

也石經宋金本同帝館甥於弍室增韻緩韻館字注引此并趙注又至韻二字注古作弍又式貳兩字貳引周禮官府立其貳洪邁容齋五筆云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貳通用廣業案鄭氏禮記注貳之言二也又有副與不一兩訓是貳可讀從二其大小通用則始唐武后非古也

郤之郤之為不恭音義曰其交以道宋本○石經有也字商受夏周

受商石經後凡殷皆作商

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往也石經上句古本同何取非招不往也宋本夫招大夫以旍文選劉琨詩旍弓騂騂李善注引之五臣作旌。案韻畧旌亦旍旗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古人用字有相沿通用如鵠鶴旌旍之類皆原其始是也其說招虞人之旌謂周官全羽爲旞析羽爲旄又道路用旌節郎也因以顧凱之畫蘇武所執之節上員如幢下數督紅羽鬖鬖以證析羽但趙注所云注旄干首者本之爾雅及詩傳而鄭注周官司常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旍旄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掌節注云旌節令使者所揔旌是也則旌與節是兩物不可混也周道如厎班馬字類紙旨韻厎與砥同引孟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注藝文類聚性猶湍

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意林孟子以為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疑出性善篇人性無不善呂氏春秋注摶而躍之手音搏音團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世說注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李翺復性書

附蘇穎濱孟子解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誤合論孟為一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選注。案注疏本白玉之白歟猶人之性歟俱从欠旁

嗜秦人之炙音義

行吾欽石經下誰欽欽兄欽叔父欽弟後恭欽之心欽欽老慈幼等句同

今夫麰麥釋文詩思文貽我來牟牟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案韓外傳作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宋本。石經有至字

雨露之所養齊民要術可爲美乎金本

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梁書傳贊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者也舊唐書忠義傳序。段成式酉陽雜俎魏崔郃曰生魚熊掌孟子所論此生字當是添湊

所好有甚於生者中論夭壽篇引傳又曰闕先民稱所惡於知者鑿也俱不言出孟

嘑爾而與之音義

萬鍾則不變禮義而受之手音云於義當爲辟之別也

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選注

比天之所與我者北宋舊本○集注考證云余正甫以舊本為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比字注亦作比方朱子謂其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注改之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廣業案舊官本蓋五代時馮道所定宋刊監本用之此字與上下文亦無甚關照當是皆字傳寫脫下半耳互詳古注

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魏書蕭寶夤傳　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書注○案宏明集吳沈績答法雲書曰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

弗思耳矣金本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為仁者云云火不息則謂水不勝火長短經　猶水之勝火金本

五穀種之美者云云不如稊稗長短經又押韻釋疑稊字注似稗布地生引孟及莊子稊

米別出蕢字注草也一曰卉木初出貌引詩自牧歸蕢

必至於穀 考文云注疏本作至古足利並作志下同

告子章句下

屋廬子 廣韻模韻盧字注漢複姓八氏孟子有屋盧子著書

方寸之基 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曹文公弟曹交問曰 御覽○案趙注曹交曹君之弟困學紀聞以爲曹亡久矣安得孟子時尚有曹君而此乃公言曹文公史記管蔡世家曹叔振鐸傳至伯陽十五年宋滅曹殺伯陽及公孫彊絕其祀在周敬王三十三年其文公壽立年當頃王二年去孟子更遠寧尙有弟四書釋地謂是時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之例觀其願因鄒君假館儀然滕更挾貴之風則知之矣然則別有一曹文公御覽當有據也

力不能勝一疋雛 手音疋音節疋雛小雛也音義云諸書疋無小訓案方言乍小也音節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廣雅案趙注亦云小雛集注則謂匹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雌引禮記爲證而變疋爲匹終似未安黃宗炎周易尋

門餘論說正正字云大篆正从一从止說文作正借爲射侯鳥名者誤射侯所畫鳥乃疋即雅字俗作鴊有似乎正借寫一譌遂莫知其義矣疋之爲物最知機而難射故以爲侯射禮畫布曰疋棲皮曰鵠鄭氏以爲鵠類其義自明古本大雅小雅爾雅俱作疋則知禮傳失諸雅鵠孟子力不能勝一雅雛雛千古學究誤讀誤解因嘆小學不可不講廣業案古文唯以疋字爲大雅小雅字說見王觀國學林其訓爲正若正鴊之正鄭注儀禮大射儀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鵲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曰正正鵲皆鳥之捷黠者今考題肩張揖廣雅作鶬鷂鵠也鳲鸒鵲也故鄭又以爲鵠類若雅俗作鴉者乃詩之鷽一名鵯鶋說文謂之楚烏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雅烏鷽也疑與鴉別依莊子齊物論鴟鴉耆鼠鴟實鵠類則鴉亦可與鵠類惟音正爲征則齊風猗嗟不出正與名清成鴉爲頡不得謂誤讀耳釋元應一切經音義鶩鴨也經文作雅非禮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然則鶩雅正匹混淆多矣

則舉烏獲之任宋本

高子曰小弁云云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云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云然則小弁之怨云云固矣夫高叟之爲詩詩小弁傳又長短經上句作關弓而射吾。案周頌絲衣傳引高子說詩正義據孟子以爲即是人也

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北齊書神武紀魏孝武令溫子昇草敕答神武曰古語云越人云云北史同

越人彎弓而射我文選吳都賦注。案押韻釋疑删韻關姑還切又新制與彎同彎烏還切牽也說文持弓關矢彎會關或作彎引左傳符注則又關矣及孟爲證

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詩角弓正義

無佗疏之也宋本下同

請無問其詳願聞其畧戴侗六書故地理部畧字注。案戴氏所引文異者此與是何曾比于於

是謂其鑿也凡三處或出別本其字異詳後

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云云子思子庚爲臣案鹽鐵論作子思子原爲之卿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云云緜駒處於高唐云云華舟杞梁之妻云云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云云有則髡必識之矣云云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云云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云云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說苑 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文選吳趨行齊娥且莫謳注引 河西善歌杜公瞻編珠○案文選以后證娥非字誤也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注引孟證之云此文人用事之誤編珠以謳爲歌殆亦誤歟凡舒緩爲謳雄放爲歌

宋書樂志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則有責后經。案此避諱 二不朝則削其地初學記 五霸威公爲

盛后經 無易立子后經。此避嫌諱故前作植此作立也 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公羊正義 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鹽鐵論

今之事君者皆曰宋本。后經古足利集注無皆字注疏本有 君不鄉道不由

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鹽鐵論

萬室之邑宋本。后經作國 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貊小貊什一而稅頌聲作穀梁正義。案楊子法言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貉字與今同尚書大傳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

什稅一謂之大貊小貊其字作貊後漢書仲長統曰二十取一名之曰貊注引孟子貉道證之別雅云唐扶碑蠻貉㞔疊即今蠻貊字也今以貉爲蠻貊字案說文有貉無貊貉北方豸種孫氏云郎今蠻貊貊字正字通力辨說文爲誤據魯論蠻貊不作蠻貉爲證以孟子大貉小貉爲說借非過論也得漢人后刻可作許氏一證廣業案玉篇豸部貉莫格切蠻貉也亦與貊同又貊言百切蠻貊也則貉貊初無異義特音小不同耳吳據漢碑爲說固甚古核然公羊作貉穀梁正義引孟已作貊知二字通借久矣故五經文字貉貊注云莫格反與貘同上說文下經典借爲蠻貊之字推干貅字書入聲於貊狛注云蠻貊字上通下正其秋名從貘又貉貉注云上通下正初不云貊貉二字相通若變而爲貉又爲軺則加厲者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小貉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詩正義經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尚書正義○案三條皆約舉孟文若禮王制正義引孟子云輕於什一大軺小軺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又兼取公羊文也

惡執音義云本亦無乎字

窮餓其體膚云云增益其所不能也云云智生於憂患荀子注

人常過石經下國常亡同　證於色石經○案此避英宗嫌諱

不屑之教說文　余不屑其教誨也者唐文粹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河東集其作之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韓愈論語筆解李翺引盡心章　知其性則知天也宋本

莫非天命也云云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論衡

見且由不得亟宋本

人知之亦囂囂音義五高切又許驕切今作囂同達則兼濟天下○風俗通選注作兼善天下也

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蜀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驩娛如也選注○案楚辭九懷舒憂娛哀史屈原傳作含憂虞哀蓋古二字通虞者樂也易言憂虞之象以憂對虞知為娛樂也詳顧起元說畧

無不知愛其親者文選寡婦賦注宋金注疏本同集注作也

濡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案岳珂程史載成都試院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一老儒以禮部韻惟十四泰有沛字一為顛沛一為沛邑無沛決之義他有霈字乃從雨頭為可疑因率衆扣簾據此則宋本無雨頭也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閻纘傳

附後漢書陳蕃疏曰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爲此蓋本孟子而語小異

仁義禮智信根於心選注兩引

其色睟然玉篇睟思季切潤澤貌从日旁卒今从目旁辛音粹。案睟然當連上讀趙岐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宋楊伯嵒以自怨自艾於桐爲句皆學者所當知也

足以無飢矣宋本古足利同

附南史羅研對臨汝侯曰當使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當用孟子而以二爲一

叔粟如火隸釋漢三公山碑注云菽作叔別雅謂用孟子菽粟如水火說文亦以叔爲菽漢書昭帝紀得以叔粟當賦

登蒙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宗炳明佛論見宏明集。案論又云昔仲尼佈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考之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與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東故云東蒙主太平御覽亦云東蒙山在蒙山之

東故曰東蒙引論語爲證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引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后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即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乂索隱云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即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今云東山雖注疏無明文其爲蒙山固可無疑集注云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初未深考或疑是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尤設若杜詩故人昔隱東蒙峰乃終南山峰名非魯東蒙陸游老學菴筆記嘗辨之

鷄初鳴而起藝文類聚**孜孜爲善者**意林。案後書樊準傳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注引孟作孜孜梁書太子傳贊引作孳孳文選景福殿賦孜孜靡式注引作孳孳又云孳與孜同抱朴子守俗篇情孳孳於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張鎰云孳孜古字通孔叢子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又作滋

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氏春秋注。案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勿應與孟子正同**摩頂**

致於踵選注。詳古注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意林

三王身之也范祖禹宋文鑑范仲淹近名論其引上下文與今同

放太甲於桐宮云云則可放與呂氏春秋注後書注則作故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後書周章傳

舜去天下如脫敝屣廣韻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鹽鐵論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何晏論語注邢昺正義云豕畜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皇侃疏作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選注引作豕交之弗亦作不無二也字

君子之化齊時雨劉良文選注　有達才者陸善經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曾

才就潤其性理也案別雅云漢史晨後碑還所欽民錢材漢書韙錯傳陛下貧財不下五帝義皆作財孟子亦然二字古蓋通用

附聞見後錄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此引用之誤

盡心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后經宋本無問字）

信書不如無書云云仁者無敵於天下云云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書正義）

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一二簡（史通疑古篇俗本作盡信書及二三簡盧學士曰史通兩引一作孟子一作荀子黃本於作孟子者添一盡字攷宋本無）

盡信書不如無書（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宏明集范泰論沙門踞食表）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古本西溪叢語云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云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

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論衡語增篇。兼明書杵乃杆之訛漢書血流漂櫓杆卽櫓也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后經夷作狄

舜爲天子二女婐說文婐音烏果切妮也案趙注果侍也陸筠翼孟云本作婐朱子語類云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洪興祖注楚辭二女御引孟作婐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也云云將以爲暴也藝文類聚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書王貢等傳序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論衡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

實也合而言之道也 高麗國本詳逸文

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音義

亦不殞厥問 宋本詩攷引孟同

虎負隅 後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案韻會隅作嵎引孟爲證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宋本案曾鞏南豐類稿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引孟無之字韻會神字注同

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音義云或作廋同音搜

夫予之設科也云云來者不距 宋本注疏本同案趙注以此數句爲孟子之言故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宋本尚然集注作夫子因言夫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更不言子舊作予蔡謨孟子集疏始詳引或問明之胡炳文孟子通引輔氏亦作夫子但論音讀宜遵朱子而不知子之本爲予疎矣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孟軻館齊從者竊履此誤以滕爲齊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宋本末句同○案五經文字穿窬弋朱反又音豆與踰不相通是以

言餂之也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餂字方言注音忝者字從金今從食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餂奴兼切西溪叢語曰王篇食部餂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餂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廣韻餂他點切取也與孟正合孫奭所云本又作銛此別本孟子也其誤尤多廣業案此說本於學林訓取者當金旁也又通志六書略餂徒兼切美也从食从甛省僧行均龍龕手鑑食部平聲銛音甜甘也舌部平聲則䑛云胋䀰甛餂胡並俗䀰或作甜甘也美也說與通志略同集注因趙訓爲取遂以舌取物證之但龍龕舌部上聲載以舌取物者八字舓䑙䑜爲俗舐爲俗通舓䑙䑜爲古䑛爲正並神紙反其舌出貌又作甛押韻釋疑添韻甜字注徒廉切亦作餂釋亦云甘美是亦無訓舌取物者惟六書精藴中篇函字注汀減切以舌取物也从舌在口外露舌耑舐物人有持短長衡以言鉤人者孟子謂之穿窬省文作西俗書作餂六書正譌甘部西字注餂音忝以舌鉤取食靈光殿賦元熊忠韻以析析

正義从甘吮物篆譌丙與舌楷作餂鉤也引孟爲證說既支離靈光賦作元熊䏌談不作餂䤾

勿視其魏魏然音義音巍丁云當作巍盤遊飲酒馳騁田獵選注

吾黨之小子狂簡金本案注疏本同埜本作士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宋本案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考孟氏門人稱子者有樂正屋廬公都陳子徐子等獨萬子於篇末一見故趙特釋其例但以稱子爲貶恐未然林之奇謂是萬章門人所錄故稱子說頗近理不知何時徑改爲章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論衡附陽子法言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此誤以孔子爲孟子

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陸善經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絕筆獲麟也○此據通志堂經解所載近刻孫音義脫下五字

右所列異本皆取文異其字異如一爲壹鄭爲郝菽爲叔之類亦偶及之以當時傳寫之本如此不容徑畧也若宋以來諸字書所徵引別體頗多率由臆造撮錄數條用備省覽不足言異本也戴侗六書故所引如制樾㠯撻秦楚旻大木壓無夫里之斧辭讓禮之端三端於我豈不綿綿肰道性善凶季糞其田敓勳曰或相倍蓰汢餔歠也晉乘楚檮杌魯𣅀秋槓帀升絛理撰使者歘相侶𡉉蹝諸戻易其爪鄉原之類考梃字木旁廷王音挺故廷從𡈼王聲今乃作𢒆撻字手旁𦍒𦍒音撻故達從辵𦍒聲今乃作逹其引泉之始逢又不同秦字隸書夫首經典文字辨證云有

五例秦從矢本午下收也今上爲士何敹凡寸旁皆改又如巡㕟者門人治任彶歸毆㱿緐叙羿教人敄詖而不伐討字注云說文从寸無義寸乃又之訛虍負嵎莫之敢攖見嵎字注至嬰字注仍引作攖似此非一仲達自謂精通六書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所引經傳字體不取俗書而崔銑作後記譏其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文見洹詞今觀其書標首用篆訓義兼用楷隸又不能師古而輒變點畫偵偏旁此正洪文惠所稱取新尚怪當時學者膏肓之疾也夫古篆所不敢知就漢隸言之見於經者則蔡邕所書石經殘碑尚有存者洪适隸釋載之雖無孟子字體要可類

推而是書皆所不取將以后經爲俗書耶則所據究何古本也許氏說文最精籀篆而其證引經傳之文亦皆用隸書觀洪氏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所載如制以秦楚延守之類制作制制制以作以以以从乩以叱以改吕已吕吕吕吕秦作秦秦秦楚作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樕樕延作巡延巡守作守守守守每字數體多至十數體其古茂視楷遠矣而是書又復遵戾何也明儒書學嘉靖間魏校六書精蘊捨篆從古以爲得之乃其注錯互楷篆今古亦同於戴其所引如惟恐參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仁義禮知之爲耕稼匋漁以至爲帝无非取諸人者賚難亏君謂之共陳善閉衰謂之敬淋災惠敎益兮三海集大成亓條理

羼㞢徒之類體製斑駁非盡有本方氏釋疑謂子才任意造字非虛語也然此猶求異於筆畫間也至萬歷年吳元滿六書正義直改其字有俗借俗轉諸例引孟字異者顛然縅咨㳙刑罰傷耨則苗茀然吾不忍其㗱悚㗱俗作珣誤用觳悚俗別作餗恐懼貌○此原注下同赴訴或作謝愬噈齃音軋鼻莖也或作頞俗溷額則戁矣通報具體而敚惻憯小愉邀於路篆同要余有慽心音戚懲刺也或作諔倣郈章槀屨劃擾秋陽曝之擘繿為高必捆邱陵撲撲爾艴然犓豢楷樓篆作增楷作岑呼余俗作訏挩晃訑訑今作詑方言兗州謂欺曰訖歁然从欠从甚或作欿熊爛變作靡俗作縻從者之屨飦羊裹門然媢於世者音陝窺覘也从人窺門亦有并本文改者如便佞不足使佮

於前歟仕者食祿望望然而去之病如夏畦若子之粟抑亦伯夷之所封歟諄諄然誨之乎魯之嫡也滋甚萃於面仁者以身殉道是也趙宧光說文長箋引孟用體又變如皺皺諞嫛象巠入彝宮仁民而惡物之類不可勝舉其最牽合者說文黽部鼅鼄引詩得此鼅鼄言其行鼅鼄也其箋云孟子鼅鼄迆外來今本用施非日部暆暆箋復云孟子暆暆迆外來用施借也同一施而忽指爲詹諸忽以爲日究何所據又云規榘匚圜出巠毆譌作規考隸釋字源規之體有五䂓規規規規諸本孟子則皆作規不知凡夫所見何本而有譌釋疑辨毆匚之億云長箋也必作毆主

必作丶好作[illegible]方作匚姑論其一二也本匜[illegible]音移因用
也爲助詞故加匜別之匚本作[illegible]古方作口太簡故借方
今不借數千年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殹與匚乎廣業
桊也衆瀉水形音移轉音冶語助象因轉義專加匚爲匜
此六書故之說口象地四維之形音芳後借用方或誤用
匚匚音匡藏受之意此精蘊之說匚義並取之而音匚爲
蘠籋作𠥓長篓多採正義何獨於殹取秦斤而闕上撇於
匚又從俗乎又言棖樓或作夸樓當用蹭亦與敬甫作稽
樓者異大抵講六書者精研其義可矣必更張經典以爲
證佐則不可故其書非無可取而自我作古終不謂然也